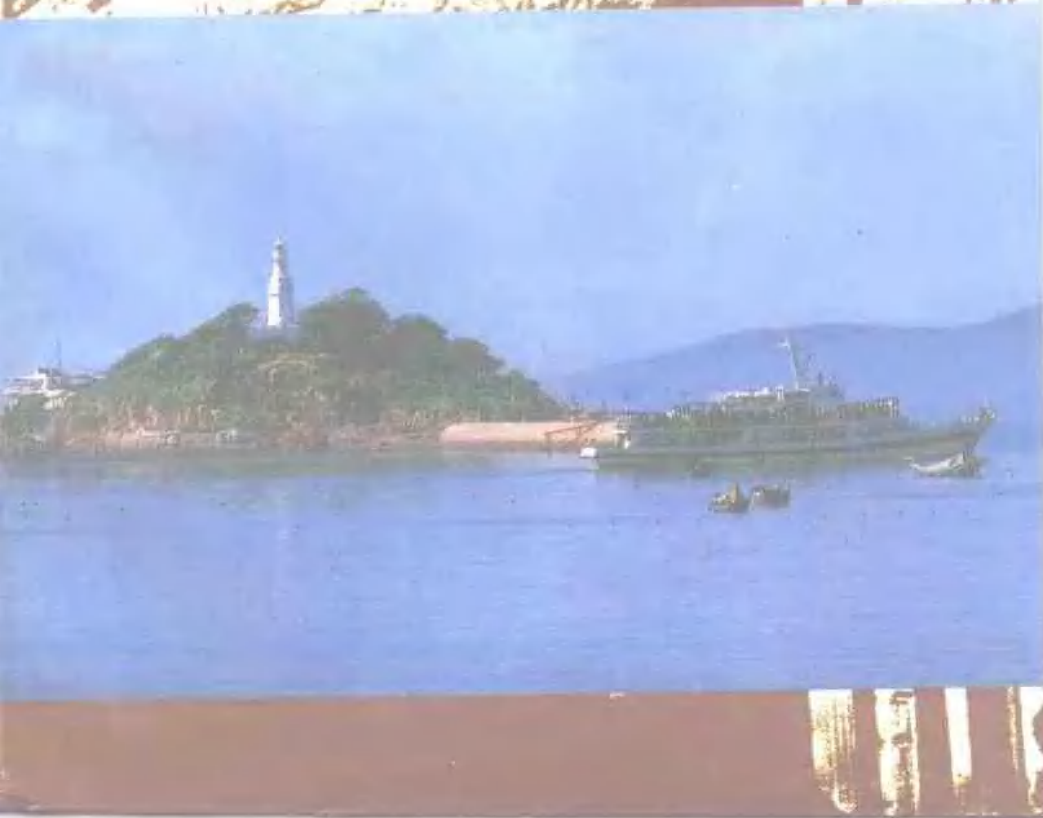


青島市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

青島涉外足跡



青岛市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

青 岛 涉 外 足 迹

青岛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6年2月

(京)新登字第 10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岛市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青岛涉外足迹/青岛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9

ISBN 7-5034-0779-4

I. 青… II. 青… III. ①青岛-史料②中外关系-中国-青岛-史料 IV. K295.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2351 号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通县燕山印刷厂

装 订:富利装订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8.125 字数:170 千字

印 数:1—4100 册

版 次:1996 年 9 月北京第一版

印 次: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2.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编者的话

青岛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较早对外开放的口岸。据档案记载,早在德国侵占青岛时期,1898年9月2日德国当局即“辟胶澳为自由港,向世界各国开放”。随后,德国及英、美、日本等国的资本流入青岛,利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及其特权,逐步控制了青岛的交通、工业、贸易、金融、商业等,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这一漫长岁月,带有殖民地色彩的青岛经济,各方面的记录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为使其不至流失,我们特将三十年来征集的部分涉外文史资料在这里结集出版。本书以建国前涉外史料为主,在最后部分又编入了几篇建国后的涉外史料。文章的作者大都是亲身经历、亲眼所睹、亲耳所闻者。所记述的事件中涉及的人物各色各样,有掠夺者,也有中国人民的朋友……作者据其见闻秉笔直书,编者未加改动。当前,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正在逐步建立,我们面临着崭新的事业。人们在热心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科学技术与管理的同时,更需要从自己本民族的经历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更快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祖国。“鉴往可以昭来”,我们选编这本《青岛涉外足迹》,就是希望它能为当今提供借鉴。但是,由于史料征集的广度和深度、编者的水平都有较大的局限性,纰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予以指正。

目 录

1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赴法国的中国劳工	毛雍琛
10	青岛黑澜大学概况	姜如心等
19	德日侵略者贩毒纪实	胡镇中 宋德慧
22	收回青岛主权过程中的总商会	张凌云
27	国际背景下的孙马匪帮	吕文泉
35	德日占领时期的青岛公路交通	李茂贤
40	青岛万国体育会的来龙去脉	刘雨生
48	日本“地涌肥”在青点滴	高新民
50	“青岛会谈”内幕	漆 非
55	我被日军抓做“劳工”历难记	赵克恭
59	青岛犹太人小史	房建昌
62	青岛中外货币的流通	张凌云 王第荣
72	青岛市物品证券交易所创建与结束	戚志成
78	旧中国纺织工业片断	崔士杰
81	忆青岛早期的建筑业	毕锦文
88	青岛货物税局二三事	陈登九
90	崂山烟厂的兴衰	崔熙咏
95	国货运动与青岛国货公司	吕文泉
98	棉产改进及涉外工作琐忆	顾贞祥
103	德商美最时洋行概貌	王轶群

106	德商禅臣洋行概况	张伯敏 于墨林 周伟烈
109	我所知道的怡和洋行	王滋骞
113	英商汇丰银行记略	王滋骞
115	英商颐中烟草公司内情	田乃权 李树铭 王之千
127	英商祥泰木行沿革	武进 周宏杰
132	忆丹商宝隆洋行	毛雍琛
137	亚细亚、美孚和德士古	白季凯 张凌云
142	我所知道的英美三大公司	王曼卿
146	青岛馆陶路早期的外商	王第荣
161	青岛取引所始末	苗润屋 矢 羊 润 宇
166	万国储蓄会的内幕	王宜庵
169	日本人操纵的兴发公司	尚慎清
171	市北区日本料理馆史话	王徽明
182	德国人卫礼贤	鲁 海
189	《大青岛报》与小谷节夫	王子久
195	抗战时期的两位外国友人	姚轻耘
199	救护美国飞行员威廉	赵实甫
202	忆海带养殖专家大槻洋四郎先生	夏世福
205	忆小林军二先生	胡 聪
210	中日友好之船	丁义骥
214	一次难忘的中日青年联欢	薛荣芳
217	培育中日友好之林	西川文夫(日本)
227	青岛国际大学创办纪实	周希贤
232	我与青岛华侨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仲崇辉
237	记华东葡萄酿酒公司	林克强
246	做促进韩中经济合作的友好使者	崔荣哲(韩国)
252	南冈公司在中国生根开花	罗承哲(韩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赴法国的中国劳工

毛秉琛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7月18日在欧洲爆发。战争进行到1916年，协约国方面伤亡惨重。为补充兵源及解决后方劳动力不足，由英国政府出面向中国政府请准，在山东、河北两省招募工人前往法国后方劳动，支援前线。现将我所知道的前后经过，扼要叙述如下：

一、英国招工局的成立和工人的来源

山东省威海卫当时属英国租借地。在距市区东6华里的合庆村附近，有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遗留下来的兵站营房建筑群，已闲置多年不用。英国政府即利用这些建筑设立招工局，直属英国作战部移民局。招工局局长鲍恩系作战部代表，行政官默恩原系浦信铁路总工程师，会计师罗哲士原系威海卫英国公署华务司，财务官及招募处主任赛尔、医务处主任巴克德大夫等全是英国人。华籍高级职员有缪平华、全紫绶、管孟仁、杨国珊等人。1916年夏筹备就绪，立即开始招工。

在河北省方面，委托天津英商仁记洋行代办。招来的工人，全来威海卫集中，整编运走。在山东省方面，由青岛英商和记洋行包办，就地整编运走。当时招工局规定，每招募一个工人，招募人可得银元3元的报酬。按当时物价，可买面粉3袋。报酬不为不丰，使

招募人员都很起劲，大力宣传，积极动员，因此应募者众，工源充足。

招来工人多了，良莠不齐，以乡间来的农民和城市失业者居多。内中也不乏亡命之徒，在入营检查时，曾发现地上有人扔的手枪和子弹以及其他凶器。

二、工人的录取和待遇

新来的工人首先到招募处，经过严格的体检，合格者立即办理登记编号手续，并订立合同。规定在国外劳动为期3年，期满遣回，不准在国外滞留或居住。同时每人发给一个圆形的铜牌，上刻有号码，即是各人的代号，用绳系于颈上。后来改为镗式铆在手腕上，不易脱掉，以防顶替。因曾发现有未得家庭同意即来报名（后经其家人追踪前来领回）及雇人冒名顶替等现象，故采取了这个办法。

普通工人每月工资银元20元，在国内外各领一半。国内部分，按照工人登记时指定的收款人，按月由招工局汇去。如国内无人收款，则盖上“自取存本局”的印鉴由局方代存，俟遣回时结算。如木、电、瓦、钳等工，经过考核，按技术高低提高工资，每月30元，最高60元。另外翻译人员分两等，头等120元，二等60元。他们大都是来自京、津、沪等地的大、中学生，也有内地教会介绍来的。伙食三餐大米白面，蔬菜豆腐等。节假日即改善为鱼肉。出发前每人每星期发现金1元，作为零用钱，工资自出发日起算。

三、劳工队的组成和出发

中国劳工队的组织以营为单位，每营约500人。每营4连，每连3排。连排长系征自在中国的英侨或由内地调来的传教士担任；营长为现役军人，由远东各殖民地调来的。营、连、排各配备翻译1名。

劳工组成后，候船运送。每月约两次，每次约 1000—2000 人。第一批是 1916 年底，由威海卫运走的。自 1916 年夏至 1918 年夏，两年间共招募工人约 12 万，60% 是由威海卫运走，40% 是由青岛运走的。编号虽为 13~14 万人，但其中有虚号 2~3 万人，故实际人数只有 11 万多人。

工人出发前须先洗澡，换上新衣鞋袜，每人发帆布大背包一个，内有棉袄、单衣、棉毡及日用品面盆、牙刷、牙膏、肥皂、茶缸、碗筷等。因码头水浅，巨轮不能靠岸，须由驳运至锚地登轮。途经印度洋、苏伊士运河入地中海，在法国南部大港口马赛登陆。

四、银钱所、邮局、医务处的设立

招工局财务处为了安全以及工作的需要，于 1917 年初迁至市区后营。这里原是英国的驻军营盘，后改为巡捕房，成立了一个单独机构“银钱所”，所长仍为罗哲士。内设总务、会计、帐务、出纳等室。主要业务是每月将华工的半月工资汇给家属。这项业务随着华工的逐渐增多而更加繁忙，使帐务室的人员扩大到 100 多。

往内地汇款的业务逐渐增多，每月由数千笔增加到数万笔，这使当地威海邮局因范围太小不能承担。招工局与山东省邮政管理局商妥，于银钱所内附设邮局，专办华工汇款事宜，对外不营业。局长吴观韶，福建人，职员有徐公望、范苍生等五六十人，与招工局配合得很好，工作很出色，每月 10 万笔汇款，从未发生错误。更由于内地邮局的合作，华工家属都能及时收到汇款，经常收到华工家属来信表扬并感谢。招工局对他也很赞赏。后来听说吴观韶被提升为山东省副邮务长，这是华籍职员的最高职位。因为那时我国的邮电、海关不能自主，大权都在外国人掌握之中，正职都由外国人来担任，中国人是无权问鼎的。

医务处主任是英国人巴克司大夫，助理大夫是陆耕三，并有护理员若干人。他们对各营房的华工巡回诊察及时治疗，所以从来没

发生过因病死亡的事故，还设有为沙眼患者专用的隔离病室。招工局结束后，陆耕三大夫留在威海卫担任公立医院副院长。

五、砸厨事件与运动会的举办

在威海卫集中待运的华工人数，少时有二三千人，多时有七八千人，内中也有些不遵守纪律的，但尚无越规行动。有一次竟发生了较为严重的“砸厨”事件。因为承包伙食的“四合帐房”只图盈利，使伙食质量下降，引起华工不满，聚众砸了伙房。

行政官默思闻报，对华工善言安抚，责成帐房改善伙食。华工们见局方同情他们，感到满意，一场风波遂平息下来。所谓“四合帐房”，是四家商号联合承包的，赚了不少的钱。

威海卫和刘公岛虽属英国租借地，除刘公岛上有数名陆战队外，在威海卫陆地上并无驻军，地方上的治安，全为雇用的一二百名巡捕来维持。假如数千华工暴动起来，则不是巡捕所能制止的。默思是外交官出身，权衡得失，既不能采取高压手段，亦不放任自流。他能说华语，但不甚流利。乃与同僚庄士敦商议，用开运动会的方式来团结观察这些华工。定名为“体育运动表演大会”。

大会的项目没有规定，由各人自报，参加者都有奖品可得。消息传出，群情振奋，争先恐后报名参加。大会开幕时局领导也亲临参观。据目睹者说，大会开得非常成功，齐鲁健儿，大显身手。有的身轻如燕，能飞檐走壁；有的刀光剑影中武艺超群。这样一来，就显露出一些有影响的关键人物，默思对这些人特别重视，除发奖品外还提职加薪。这些华工多讲江湖义气，今一旦受到局领导青睐，都感激不尽。默思这一着也真灵验，从那以后风平浪静，再没有任何事故发生。

六、招工局迁来青岛

招工局于1918年停止招募，俟最后一批华工由威海卫运走后，即于7月里全部由威海卫迁来青岛。在吴淞路西端租得大办公楼及附属大仓库。房主是本市巨商刘子山。附设的邮政局也同时迁来，在楼下办公。来青后范围缩小，鲍恩、默思、罗哲士等相继调走。英国作战部另派陆军上尉布禄继任局长兼财务官。华籍高级职员也大部分离职他往。

七、华工遣返与善后工作

1918年停战后，招工局立即开始遣返华工，从法国运来青岛。当时青岛尚归日本人管辖，他们鉴于青岛是一个仅有几万人的小城市，一旦增加成千上万的华工，对于治安和生活供应，将造成问题，故反对华工在青岛登岸。几经交涉，最后达成下列协议：

1. 华工登岸后，必须立即运走，不得在青岛停留。

2. 招工局在每批华工到达前，须将船到日期和人数通知山东铁道部（即铁路局），以便及时配备车辆（棚车）在大港二号码头外侧停候，俾华工下船后立即上车运走。

3. 运走出境的华工，如再自行返回青岛，与招工局无关。

协议执行得很顺利。华工下船先领取津贴现洋20元，然后按照他们的意愿分别集中，鱼贯上车。每辆车都标明沿线停车站名，所以秩序井然，一两千人不半天即能疏散完毕。

火车终点是济南，再远的车费自理；有愿在青住下不愿离去者，可登上标有去城阳的车辆。

遣返华工中有在法国犯有刑事罪判刑而尚未满期的，也随船遣回。为此胶县县长曾亲率交涉员吴某来局联系商妥，船到岸时由县署派人将罪犯提走。至于是否继续执行或释放，招工局概不过

问。

最后一批是医院船，全属病号，不满千人。病已痊愈或轻微者，登岸后立即遣走，病重者仅 200 多人，暂留青岛，继续治疗。在商河路租有仓库一处，作临时病房，并聘请上海路金田医院院长金田博士负责治疗。不到 1 个月，全部治愈遣走，并无死亡事件发生。

按照合同规定，华工三年劳动期满必须遣回中国，不得在法国居留或定居。也有的华工开小差，逃往农村。当时法国壮丁多被征入伍，农村劳力极为缺乏。这些身强力壮勤劳能干的华工投奔前来，极受欢迎，有的成了他们家庭成员之一。但这是法国政府不允许的，一旦发现辄被押回，间有幸免者，但为数不多。后来在法国出现一些黑发儿童，据说就是华工血统遗传下来的。

到 1920 年秋冬间，华工全部遣完，两年共遣返约 10 万多名（实数已记不清），在国外伤亡病死及失踪者约占 5% 以上。

曾有一个小道消息说：有一只运华工的船，在去欧洲途中，被德国军舰击沉，全船人员遇难。但此事始终未得到证实，招工处也未公布这个消息。有人疑为这是当局因恐影响招募，故密而不宣。但在帐册上也未有任何迹象可寻。

大战伊始，日本进攻青岛，封锁港口，德国在港内的巡洋舰“爱姆顿”号乘其不备，冲出重围，在海上各处乱窜，击沉协约国运输船只不少。英日两国海军在海上游弋搜索，不但未获成功，反而吃了亏。原来是“爱姆顿”号 3 个烟筒，后又装上一个假的，变成了 4 个，并且随时更换国际旗帜以蒙混敌人。闻后来这只军舰因弹尽粮绝自沉于南洋某岛。这个报道是真实的。可能有人误认为这是装运华工的船被击沉了。“爱姆顿”号是 1914 年冬由青岛逃走的，事隔两年之久，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证之以上所述，谣言不攻自破。

一部分华工结算后应得之款，由邮局汇去。另有一部分来局领取，最少者二三百元，多者达千元以上，一般是四五百元至七八百元。几乎每人在法国都有法郎存款，均按银行牌价折合银元付给。

当时青岛金融掌握在日本人手中，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发行银

元钞票，为青岛主要流通货币。我国中交两行的钞票，当时不能通用，因此招工局不得不以银元支付，最多时每天须付出二三十万元。这些银元都是由英商汇丰银行源源不绝地从上海运来。每蒲包装 1000 元，每箱 4000 元。每天下午提来后撒到地上，堆成银元山，十数人围坐点数，每摞 20 元，置于钱板上，暂存于银库内，以备次日发放。这些银元都是上海中央造币所新铸造的。

1921 年，英国政府为嘉奖华工的功绩，特颁发给每人铜质奖牌一枚，用小木盒盛装，很美观。招工局收到后，立即造册由邮局全部寄出。

招工局于 1920 年底结算工作完成付款后迁于吴淞路东端一所小楼中。楼上是局长住房，楼下是办公室，人员全部解散，只留下六七人处理最后清理工作，至 1922 年清理完毕，全部结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八、“欧洲客”在青岛

华工于结算后，有的携款回家生产，有的在青岛定居下来，就地成家立业，或作小本经营，安分度日。也有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或贪恋城市生活不愿离去的。这类人的想法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欧洲劳动，历尽艰险，今日幸得生还，腰缠数百，不趁此及时享乐，岂不白去了一趟欧洲！

在青岛，他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更换服装。那时西装还不流行，以长袍马褂为最时髦。一时各绸缎店所有的杭州出品的丝绸供不应求，销售一空。进货不及即以滞销积压无人问津的周村产品来补充。

在山东路（即中山路）上，时见彼辈长袍马褂，礼帽眼镜，左文明棍，右手大提包，招摇过市。人们一望即知是从欧洲回来的华工，故皆以“欧洲客”称之，看到他们不伦不类的装束，趾高气扬的怪态，编了一些顺口溜来讽刺他们。只以年事太久，已记不清了。有

些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沉沦于“三子”即饭馆子、戏院子、窑子（妓院）之中不能自拔。

一个仅有数万人口的青岛港，突增这许多“欧洲客”，由宁静变得热闹了，市面也繁荣起来。这些人大多住在旅馆、妓院里。三位数的身份经不起无度的挥霍。有些以妓院为家的一旦床头金尽时，也就像《玉堂春》中王公子那样被鸨儿赶出院门了。大约只有两年的光景，“欧洲客”在青岛逐渐绝迹，曾盛极一时的青岛港，又恢复本来的宁静状态。

有几个天津工头在保定路大亨栈成立“回国华侨联络处”，号召华工投资，开办企业，因无人响应，不到两个月也就自消自灭了。

九、华工在青岛归还祖国中的重要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签订停战协定，以德国战败投降而结束。1919年6月20日，以英、法、美、意、日等战胜国为一方和以战败国德国为另一方在法国巴黎西南的凡尔赛宫召开巴黎和会，签订了《凡尔赛和约》。中国是战胜国之一，但和约却规定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交给日本。

当时中国代表团团长是陆徵祥，两位副团长是王正廷和顾维钧。团长陆徵祥欲待签字，顾维钧则坚决反对，彼此相持不下，王正廷居间调停，暂缓签字，以待请示政府。当时内阁总理段祺瑞乃亲日派，曾假借对德宣战、组织参战军的名义向日本借得巨款，恐怕得罪日本不敢表态。正在此时，消息已传到国内，人心沸腾，群情激愤，在全国掀起巨大浪潮，惊天动地。各地学校团体反对签字的电报，如雪片般飞向巴黎中国代表团。在这种情势之下，陆徵祥不敢违背民意，冒天下之大不韪。顾维钧见到举国上下的大力支援，越发增强了他的斗争意志，坚定不移地和日本代表在会议上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他说：“中国是战胜国之一，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应当交还中国。因为这些特权都是德帝国主义以侵略手段取得的，

今物归原主，理所当然。”日本代表争辩说：“中国对德宣战，并未曾派出一兵一卒实地参战，对战争毫无贡献。”顾反驳说：“中国虽未派兵实地参战，但自 1916 年至 1918 年中国曾派出劳工 10 万多人，前往法国，支援前线，挖战壕，修铁路，出生入死，功绩昭著，岂容忽视，怎能说中国对战争毫无贡献！”日本代表理屈词穷。其他各国代表对中国代表理直气壮的慷慨陈词，极为赞赏，都同情中国的立场。同时，中国各地反对签字的浪潮，日益高涨。日本政府在这双层压力之下只得让步，同意将青岛归还给中国，但他们终以赎回胶济铁路的名义敲去了 4500 万元的巨款。

1922 年 12 月 10 日，中国接收大员王正廷由日本民政长手里将青岛行政权接收过来。第一任胶澳商埠督办为熊炳琦。由此可见华工在收回青岛的交涉中，起了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使国土重光，功莫大焉。我们青岛人应永远纪念他们。

十、结束语

兹将最近报纸上登载的消息摘录如下，以作本文的结束语：

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 70 周年(1988)，法国政府于 11 月 28 日在巴黎为华工纪念碑揭幕，并授予 94 岁老华工吕虎臣和 92 岁的曾广培以“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法国前总理巴黎市市长希拉克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华工与法国人共患难，以心灵和身躯保卫了法国的领土。”

青岛黑澜大学概况

[编者按：本文系根据姜如心、
胡镇中、安茂均、陈秀亭、徐礼达
等提供的材料，由陈仰之整理。]

一、创办经过

黑澜大学是中德合办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的俗称，是在1908年成立的。

德国在1897年侵占青岛之后，看到英、美等国均在中国创办学校，推行文化侵略，也想在青岛创办一所专科学校，以为其长期侵略中国服务。但当时清政府认为，在国内除已经开办的京师大学和山西大学外，不准再以大学名义办学，因借口德国提出的办学计划不够大学的条件，而予以拒绝。经过德国政府同清政府再三商谈，始于1908年签订了中德协定，同意在青岛由中德两国合办一所高等专门学堂。协定规定，学校名称为中德合办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校名冠以“特别”两字，以示不同于一般高等学堂，而相当于大学的意思。协定还规定，该校直辖于中国清朝政府学部（相当于现在的中央教育部）和德国海军部，由德国政府派监督一人，清朝政府派总稽察一人，共同主持。

学校的经费有两种说法。据安茂均老先生谈，听说当时我国清政府每年补助该校经费数千两银子（具体数字不清楚），其余经费由德国政府自行筹措。据说其余的经费也非德国政府直接拨给，是由德国最大的垄断资本克鲁伯工厂负担93%，胶济铁路负担其余的7%。德国克鲁伯工厂所以肯于出本来办这个学校，是想利用

该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为在中国推销它的产品服务。另据胡镇中老先生提供的材料,当时清朝政府每年补助该校经费4万马克(每一马克约合当时中国银元五角左右),德国政府每年拨给该校40万马克。以上说法虽然不一,但这一点可以证实,该校的主要经费是来自德国,所谓中德合办,仅仅是个名义,由此也可以看到当时的清朝政府对该校并不十分重视。

协定签订后,德国驻青岛的胶澳督署即将驻有德国军队的“黑澜兵营”让出,拨给该校作为校址。1908年8月,开始在该处兴建校舍。

在兴建校舍奠基时,中德双方均派有专员莅临现场举行隆重的奠基礼。契约用中德两国文字,双方在契约匣上锤击三下以昭信守。当时担任赞礼的即墨县的学官颜炳如。

人们为什么把这个所谓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叫做黑澜大学?当时这是由于学校原址是德国黑澜兵营的缘故。而对“黑澜”一词则有不同说法,有的说可能是德国军官的名字,有的说是该地地名,因前面海边的大片礁石得名。

二、校舍和设备

1914年欧战爆发,日本占领青岛后,黑澜大学解散。原来的校舍已移作他用,复经几十年的变迁,已失去原来的面貌。据几位曾在该校上过学的老先生谈,当时该校的校址,东自朝城路现在的青岛广播电台起,西至贵州路过去的破烂市,南至贵州路南边的海崖,北至单县路。所占面积颇为广阔。该校创办时,除接收德国兵营遗留下来的几栋铁房子,曾作为学生宿舍外,另建有一座四层大楼、两栋学生宿舍和礼堂、办公用的一些大平房。在西段开辟了一块农业试验场,在中段设有工科实习的工厂。后来学生日益增多,原来的校舍已不敷使用,同时德国政府为了同英美等国家在中国竞争,计划扩大工科,曾向德国国内捐来了大批的机械设备,拟再